**第二節　初期大乘經**

# 第一項　初期大乘與後期大乘（pp. 21–23）

從「佛法」──「原始佛教」、「部派佛教」，而演進到「大乘佛法」，要說明這一演進的過程，當然要依據初期的大乘經。「大乘佛法」有初期與後期的差別，是學界所公認的。然初期與後期，到底依據什麼標準而區別出來？

## 一、大乘初期與後期之區別依據（兩大系的三時教說）(p. 22)

佛教思想的演進，是多方面的，

### （一）虛妄唯識系《解深密經》(p. 22)

如《解深密經》卷2（大正16，697a–b）說：

初於一時，在婆羅痆斯[[1]](#footnote-1)仙人墮處施鹿林中，[[2]](#footnote-2)惟為發趣聲聞乘者，以四諦相轉正法輪。……在昔第二時中，惟為發趣修大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，以隱密相轉正法輪。……於今第三時中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，無自性性，以顯了相轉正法輪。[[3]](#footnote-3)

這是著名的三時教說。瑜伽學者依據這一三時教說，決定的說：第二時教說一切法無自性空，是不了義的。第三時教依三性、三無性，說明遍計所執性是空，依他起、圓成實自性是有，才是了義。

初時說四諦，是聲聞法（代表原始與部派佛教）。大乘法中，初說一切無自性空，後來解說為「無其所無，有其所有」：這是大乘法分前期與後期的確證。[[4]](#footnote-4)

一切經是佛說的，所以表示為世尊說法的三階段。從佛經為不斷結集而先後傳出來說，這正是佛法次第演化過程的記錄。

### （二）真常唯心系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(pp. 22–23)

#### 1、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引述《大集經陀羅尼自在王》

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1引（《大集經陀羅尼自在王》）經（大正31，822a）說：

諸佛如來……善知不淨諸眾生性，知已乃為說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，為驚怖彼樂世眾 生，令厭世間，入聲聞法中。而佛如來不以為足，勤未休息，次為說空、無相、無願，令彼眾生少解如來所說法輪。而佛如來不以為足，勤未休息，次復為說不退法輪，次說清淨波羅蜜行，謂不見三事，令眾生入如來境界。[[5]](#footnote-5)

這是又一型三時教說。前二時說，與《解深密經》相同；第三「轉不退法輪」，意義有些出入。

#### 2、《大集經陀羅尼自在王》異譯本

第三時所說，曇無讖（Dharmarakṣa）所譯《大方等大集經》作：「復為說法，令其不退菩提之心，知三世法，成菩提道」[[6]](#footnote-6)。

竺法護（Dharmarakṣa）異譯《大哀經》[[7]](#footnote-7)說：「斑宣經道，三場清淨，何（所？）謂佛界，而令眾生來入其境」[[8]](#footnote-8)。

## 二、兩大系所說之大乘初期與後期的比較(p. 23)

### （一）相異處――第三時教不同

《解深密經》的第三時教，是對於第二時教──無自性空的不解、誤解，而再作顯了的說明。

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的第三時教，是對第二時教──空、無相、無願，進一層的使人悟入「如來境界」（「佛界」），也就是入「如來性」（「佛性」）。

第三時教的內容，略有不同。

### （二）相同處――從「空」進入「不空」

不過，《解深密經》於一切法無自性空，顯示勝義無自性性──無自性所顯的圓成實性；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，經法空而進入清淨的如來性：這都是不止於空而導入不空的。所以後期大乘，因部派的、區域的差別，有二大系不同，而在從「空」進入「不空」來說，卻是一致的。

# 第二項、初期大乘經部類(pp. 24–37)

在現存的大乘經中，那些是初期的大乘經？近代學者，大抵依據中國早期譯出的來推定。

## 一、早期傳譯大乘經的譯師(p. 24)

### （一）支婁迦讖、支謙、竺法護

早期來中國傳譯大乘經的譯師，主要有：

○後漢[[9]](#footnote-9)光和、中平年間（西元178─189）譯經的支婁迦讖（Lokakṣema）；

○吳黃武初（222─228）、建興中（252─253）譯經的支謙；[[10]](#footnote-10)

○晉泰始二年到永嘉二年（266─307）傳譯的竺法護（Dharmarakṣa）。

### （二）鳩摩羅什

早期譯出的不多，但沒有譯出的，不一定還沒有成立。而且，譯出時代遲一些，可能內容還早些，如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所譯的，比起竺法護的譯典，反而少一些後期的經典。

鳩摩羅什[[11]](#footnote-11)所譯的，[[12]](#footnote-12)代表他所宗所學的，與龍樹（Nāgārjuna）論相近。

◎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，傳說可以譯成一千卷。

◎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，只譯出十地中的前二地，就有十七卷。

這樣的大部，可能多少有後人的補充，[[13]](#footnote-13)不過這兩部論所引的，也比竺法護所譯的，少一些後期的經典。這兩部論的成立，約在西元三世紀初；比竺法護譯經的時代，約早五十年，竺法護就已譯過龍樹論了[[14]](#footnote-14)。

## 二、龍樹所引的大乘經：能明確知道，共三十七部；不能明確知道，有九部

龍樹《大智度論》與《十住毘婆沙論》所引的大乘經，今略加推考，以說明代表初期大乘的，西元三世紀初存在的大乘經。[[15]](#footnote-15)

### （一）標舉經名的——共二十六部(pp. 24–28)

1.《大般若經》：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此中般若波羅蜜品，有二萬二千偈；大般若品，有十萬偈」[[16]](#footnote-16)。

#### 1、兩部《般若經》(pp. 24–25)

論文說到了兩部《般若經》：

○二萬二千偈的，是《大智度論》所依據的經本，一般稱之為《大品般若經》，與玄奘所譯的《大般若經》第二會相當。

○十萬偈的，與奘譯《大般若經》初會相當。

#### 2、三部《般若經》(p. 25)

論又說：「般若波羅蜜部黨經卷，有多有少，[[17]](#footnote-17)有上中下：光讚[[18]](#footnote-18)、放光、道行」[[19]](#footnote-19)。龍樹說到了上、中、下三部，並列舉經名。又說：「如小品、放光、光讚」[[20]](#footnote-20)，這也是三部說。

○羅什譯的《小品般若經》，與漢支婁迦讖譯的《道行般若經》同本；與奘譯《大般若經》第五會相當。

○《放光般若經》二十卷，是西晉無羅叉譯的。《光讚經》，現存殘本十卷，西晉竺法護譯。這二部是相同的，與奘譯《大般若經》第二會相當，也屬於「大品」類。

○《放光》與《光讚》，或作《光讚》與《放光》，加上《小品》──《道行》，就是上、中、下三部。所以《放光》與《光讚》，只是上來所說的十萬偈本與二萬二千偈本；指《放光》與《光讚》為上、中──二部，不過譯者借用中國現有的經名而已。

在造論時，《般若經》已有三部；十萬頌本也已經成立。

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部類 | 偈本 | 二部《般若經》 | 三部《般若經》 | 《大般若經》 |
| 下本 | 八千偈本 | 小品般若經 | 道行 | 第四分、第五分 |
| 中本 | 二萬二千偈本 | 大品般若經 | 放光（同光讚殘本十卷）[[21]](#footnote-21) | 第二分、第三分 |
| 上本 | 十萬偈本[[22]](#footnote-22) |  | 光讚（傳說光讚五百卷）[[23]](#footnote-23) | 第一分 |

2.《不可思議解脫經》[[24]](#footnote-24)：內容與《華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相合，[[25]](#footnote-25)但漚舍那（Āsā）優婆夷為須達那（Sudhana善財）[[26]](#footnote-26)所說數目[[27]](#footnote-27)，現行本別立為《阿僧祇品》。[[28]](#footnote-28)

3.《十地經》，《漸備經》[[29]](#footnote-29)：與《華嚴經》的〈十地品〉[[30]](#footnote-30)相當。[[31]](#footnote-31)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，就是〈十地品〉偈頌的廣釋。

4.《密跡經》，《密跡金剛經》[[32]](#footnote-32)：與晉竺法護所譯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[[33]](#footnote-33)同本，現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三會。

5.《阿彌陀佛經》[[34]](#footnote-34)：與漢支婁迦讖所譯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同本。唐菩提流志（Bodhiruci）所譯本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五會。[[35]](#footnote-35)

6.《寶頂經》[[36]](#footnote-36)：「寶頂」是「寶積」的異譯；龍樹引用這部經處不少，與失譯的《大寶積經》等同本。《寶頂經迦葉品》，《迦葉經》[[37]](#footnote-37)，是這部經的四種沙門等部分。現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四十三會的，題為《普明菩薩會》。[[38]](#footnote-38)

7.《無盡意經》，《阿差末經》，《無盡意菩薩問》[[39]](#footnote-39)：與竺法護譯的《阿差末菩薩經》同本。《論》上說：「寶頂經中和合佛法品中，無盡意菩薩於佛前，說六十五種尸羅波羅蜜分」[[40]](#footnote-40)，可見這部經在古代，是屬於《寶積經》的部類。宋智嚴共寶雲所譯《無盡意菩薩經》，現編入《大集經》第十二分。

8.《首楞嚴三昧經》[[41]](#footnote-41)：古代一再翻譯，現存鳩摩羅什所譯的《首楞嚴三昧經》。

9.《毘摩羅詰經》[[42]](#footnote-42)：吳支謙初譯，題作《維摩詰經》。

10.《般舟三昧經》，《般舟經》[[43]](#footnote-43)：內容與漢支婁迦讖所譯的《般舟經》相合。

11.《法華經》[[44]](#footnote-44)：與竺法護所譯的《正法華經》相同。

12.《持心經》，《明網菩薩經》，《網明菩薩經》，《明網經》[[45]](#footnote-45)：內容與竺法護譯的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相同。

13.《諸佛要集經》[[46]](#footnote-46)：文殊（Mañjuśrī）不能起一女人的三昧，與竺法護所譯《諸佛要集經》相合。

14.《華手經》[[47]](#footnote-47)：「十方佛皆以華供養釋迦文佛」，與鳩摩羅什所譯《華手經》相合。

15.《三十三天品經》[[48]](#footnote-48)：佛為目連（Mahāmaudgalyāyana）說：在十方恆河沙等無量世界，現種種國土化眾生的，「彼諸佛等皆是我身」，與竺法護所譯的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相合。

16.《放缽經》[[49]](#footnote-49)：彌勒（Maitreya）成佛時，文殊不知舉足下足事，與支婁迦讖所譯《阿闍世王經》相合。

17.《賢劫經》[[50]](#footnote-50)：「八萬四千諸波羅蜜」，與竺法護所譯《賢劫（三昧）經》相合。

18.《德女經》[[51]](#footnote-51)：佛為德女說緣起如幻，與竺法護所譯《梵志女首意經》相合。

19.《毘那婆那王經》[[52]](#footnote-52)：菩薩四無所畏，出於鳩摩羅什所譯《自在王菩薩經》。

20‧21.《龍王問經》，《龍王經》[[53]](#footnote-53)：論上說：「阿那婆達多龍王，沙竭龍王等得菩薩道」；「娑伽度龍王十住菩薩，阿那婆達多龍王七住菩薩」[[54]](#footnote-54)。應是竺法護所譯的《海龍王經》，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──二經。

22.《淨毘尼經》，《淨毘尼》[[55]](#footnote-55)：佛告迦葉（Mahākāśyapa），內容與竺法護所譯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相合。

23.《寶月童子所問經》[[56]](#footnote-56)：念十方佛，與趙宋施護所譯的《大乘寶月童子所問經》相合。

24.《三支經除罪業品》；「佛自說懺悔法」；「佛自說勸請法」；「隨喜迴向，此二事佛亦自說」[[57]](#footnote-57)：所引文句，與梁僧伽婆羅（Saṃghavarman）所譯《菩薩藏經》相合。

25.《如來智印經》[[58]](#footnote-58)：佛說發菩提心的，有罪應墮落的，受報輕微，與宋失譯的《智印經》相合。

26.《諸佛本起經》，《本起經》，《佛本起因緣經》，《菩薩本起經》[[59]](#footnote-59)：「菩薩生人中，厭老病死，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與漢竺大力共康孟詳所譯的《修行本起經》等為同類。[[60]](#footnote-60)

**※上來列舉的二十六部大乘經，是龍樹論所引用，而且明顯的標舉了經名。**

### （二）沒有標出經名，而內容明確可見的――共八部(pp. 28–30)

此外，還有引述經說，雖沒有標出經名，而內容確實可考的，如：

27.《法鏡經》：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，引「佛告郁伽羅」一大段；及頭陀、阿練若法[[61]](#footnote-61)，內容與漢安玄所譯《法鏡經》相合。[[62]](#footnote-62)異譯本，傳為曹魏康僧鎧（Saṃghavarman）所譯的《郁伽長者問經》，今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十九會。[[63]](#footnote-63)

28.《諸法無行經》：「文殊師利本緣」──在過去生中，因為誹謗大乘深義，所以無量千萬億歲受地獄苦，但卻因此而「世世得利根智慧」[[64]](#footnote-64)。出於鳩摩羅什所譯的《諸法無行經》。[[65]](#footnote-65)

29.《不必定入定入印經》：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有三種菩薩，利根心堅。未發心前，久來集無量福德智慧；是人遇佛，聞是大乘法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即時行六波羅蜜，入菩薩位，得阿鞞跋致」。又說：「如遠行，或有乘羊而去，或有乘馬而去，或有神通去者」[[66]](#footnote-66)。乘神通而去的，就是利根（三類人）。《不必定入定入印經》，與論說完全相合。《不必定入定入印經》，元魏瞿曇般若流支（Prajñāruci），初次譯出。

30.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：大迦葉聽了緊那羅王的琴聲，竟不能自主的起舞[[67]](#footnote-67)。這件事，論文一再說到，是出於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的。支婁迦讖初譯的，名《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。

31.《阿閦佛國經》：《般若經》說到阿閦佛（Akṣobhya），《大智度論》也說：「阿閦佛初發心時，行清淨行，不休不息，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[[68]](#footnote-68)，是直引《阿閦佛國經》的。《阿閦佛國經》，漢支婁迦讖初譯。

32.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〈華藏世界品〉：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三千大千世界名一世界，一時起，一時滅；如是等十方如恆河沙等世界，是一佛世界。如是一佛世界數如恆河沙等世界，是一佛世界海。如是佛世界海數如十方恆河沙世界，是（一）佛世界種。如是世界種，十方無量」[[69]](#footnote-69)。分世界為一佛世界，世界海，世界種，與「華藏世界」說相合。

33.《離垢施女經》：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引「大智經，毘摩羅達多女問中，佛因目揵連說」一段[[70]](#footnote-70)，與竺法護所譯《離垢施女經》相合。晉聶道真所譯的，名《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》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三十三會。

34.《持人菩薩經》：《大智度論》說「菩薩摩訶薩行四念處」一大段文[[71]](#footnote-71)，與竺法護所譯《持人菩薩經》「三十七品第九」相同。

### （三）舉出經名說到內容，尚未查出，也可能沒有譯成漢文的――有三部(p. 30)

龍樹論引用的大乘經，有的舉出了經名，也說到了內容，但還沒有查出，與漢譯的那部經相同，或是沒有傳譯過來，如：

35.《決定王大乘經》：「稱讚法師功德，及說法儀式」；為阿難說多種四法。又「決定王經中，佛為阿難說阿練若比丘，應住四四法」[[72]](#footnote-72)。

36.《淨德經》[[73]](#footnote-73)：為「淨德力士」說菩薩尸羅[[74]](#footnote-74)。

37.《富樓那彌帝隸耶尼子經》：「佛語富樓那：若使三千大千世界劫燒若更生，我常在此（耆闍崛）山中住。一切眾生以結使纏縛，不作見佛功德，以是故不見我」[[75]](#footnote-75)。

**※上三類三十七部，是龍樹論所引用，可以知道內容的大乘經。**

### （四）泛舉經名的，內容不能明確知道――有九部(pp. 30–32)

還有些內容不能明確知道的，

#### 1、可能有對應的漢譯大乘經(p. 31)

如一、《雲經》，二、《大雲經》，三、《法雲經》，「各各十萬偈」[[76]](#footnote-76)。其中《大雲經》，可能就是北涼曇無讖（Dharmarakṣa）所譯的《大方等大雲經》。《大雲經》現存六卷，或作《大方等無想經》，是《大雲經》的一部分。[[77]](#footnote-77)

四、《六波羅蜜經》[[78]](#footnote-78)。與吳康僧會所譯的《六度集經》同類。

五、《大悲經》[[79]](#footnote-79)，不知與高齊那連提耶舍（Narendrayaśas）所譯的《大悲經》，是否相同？

#### 2、不能確定有對應的漢譯大乘經(p. 31)

六、《方便經》，七、《彌勒問經》[[80]](#footnote-80)，八、《阿修羅王問經》，（九、）《斷一切眾生疑經》[[81]](#footnote-81)：經題通泛，又沒有說明內容，所以不能確定。[[82]](#footnote-82)

#### 3、不是大乘經(p. 31)

此外有《助道經》[[83]](#footnote-83)，是龍樹《菩提資糧論》的本頌，不是大乘經。

## 三、依《出三藏記集》所傳的古譯為主，來看龍樹所引用的大乘經(pp. 31–32)

漢、魏、吳、西晉所譯的大乘經，對於譯者，有的不免傳聞失實。近代日本學者，有過不少的考正，但有些意見還不能一致。在本書中，不成重要問題，因為譯者可能有問題，而屬於古舊所譯，卻是不會錯的。

現在依《出三藏記集》所傳的古譯為主，來看龍樹所引用的大乘經[[84]](#footnote-84)。

### （一）漢、魏、吳所譯的，相同的共十三部(p. 31)

漢、魏、吳所譯的，相同的共十三部：《兜沙經》，《般若經》，《首楞嚴經》，《般舟三昧經》，《伅真陀羅經》，《阿闍世王經》，《寶積經》（《遺曰摩尼寶經》），《阿閦佛國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，《法鏡經》，《本起經》，《維摩詰經》，《如來慧印經》。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後漢安玄（西元168─188） | 《法鏡經》 |
| 後漢支婁迦讖（西元178─189） | 《兜沙經》，《般若經》，《首楞嚴經》，《般舟三昧經》，《伅真陀羅經》，《阿闍世王經》，《寶積經》（《遺曰摩尼寶經》），《阿閦佛國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[[85]](#footnote-85) |
|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（西元222─253） | 《本起經》，《維摩詰經》，《如來慧印經》[[86]](#footnote-86) |

### （二）西晉竺法護譯出十五部(pp. 31–32)

西晉竺法護更譯出十五部：《賢劫經》，《正法華經》，《密跡經》，《持心經》，《十地經》（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），《海龍王經》，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，《持人菩薩經》，《阿差末經》，《諸佛要集經》，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，《離垢施女經》，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，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，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《菩薩藏經》初譯本）。

### （三）三秦譯出共四部(p. 32)

再加三秦[[87]](#footnote-87)譯出的《華手經》[[88]](#footnote-88)，《自在王經》[[89]](#footnote-89)，《諸法無行經》，《羅摩伽經》[[90]](#footnote-90)（《不可思議經》的部分古譯）。

### （四）小結

總共三十二部。

可以說，龍樹引用的大乘經三十七部，除三部[[91]](#footnote-91)不能考定的以外，幾乎都譯過來了！

## 四、龍樹所未引用的大乘經(pp. 32–36)

研究初期大乘佛教，本書以龍樹所引用的為主要對象，然龍樹論所引用的，不可能是初期大乘經的全部。

### （一）漢、魏、吳所譯共十四部(pp. 32–33)

從我國現存的譯本看來，漢、魏、吳所譯的大乘經，除去重複的，還有十四部：

1 《明度五十校計經》　　　　二卷　　　　　漢安世高譯[[92]](#footnote-92)

2 《文殊問菩薩署經》　　　　一卷　　　　　漢支婁迦讖譯

3 《內藏百寶經》　　　　　　一卷　　　　　漢支婁迦讖譯

4 《成具光明定意經》　　　　一卷　　　　　漢支曜譯

5 《菩薩本業經》[[93]](#footnote-93)　　　　　一卷　　　　　以下均吳支謙譯

6 《須賴經》[[94]](#footnote-94)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7 《無量門微密持經》　　　　一卷

8 《私呵昧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9 《差摩竭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0《七女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1《老女人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2《孛經抄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3《龍施女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4《月明菩薩經》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### （二）西晉竺法護譯出共三十五部(pp. 33–35)

西晉竺法護所譯的，法義與初期大乘相近，而龍樹論沒有引用的，共有三十五部，如：

1 《阿惟越致遮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四卷

2 《文殊師利嚴淨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卷

3 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二卷

4 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三卷

5 《大淨法門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6 《須真天子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卷

7 《幻士仁賢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8 《魔逆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9 《濟諸方等學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0《德光太子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1《決定總持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2《五十緣身行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3《須摩提菩薩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4《方等泥洹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卷

15《大善權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卷

16《無言童子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7《大方等頂王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8《文殊師利悔過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19《滅十方冥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20《無思議孩童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21《寶網童子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22《順權方便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卷

23《普門品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24《如幻三昧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卷

25《彌勒本願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26《乳光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27《心明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28《無所希望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29《獨證自誓三昧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30《無極寶三昧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31《阿術達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32《三品修行經》[[95]](#footnote-95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33《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》　　　　　一卷

34《光世音大勢至授決經》　　　　　　一卷

35《超日明三昧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卷

### （三）東晉譯出共九部(pp. 35–36)

東晉譯出，而應歸入初期大乘的，有：

1.《菩薩藏經》（《富樓那問》）　　　三卷　　秦鳩摩羅什譯

2.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　　秦鳩摩羅什譯

3.《無量壽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　　秦鳩摩羅什譯

4.《演道俗業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　　失譯

5.《長者子辯意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　　失譯

6.《內外六波羅蜜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　　失譯

7.《菩薩道樹三昧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　　失譯

8.《黑氏梵志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　　失譯

9.《菩薩逝經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卷　　失譯

## 五、結論(pp. 36–37)

### （一）初期大乘經：共九十多部

上來總計，龍樹論引大乘經三十七部；漢、魏、吳譯的十四部；竺法護譯的三十五部；羅什及失譯的九部。在現存漢譯的大乘經中，除去重譯的，代表初期大乘經的，包括好多部短篇在內，也不過九十多部。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龍樹論所**引用**大乘經 |  | 37部 |
| 龍樹論所**未引用**大乘經 | 漢、魏、吳譯 | 14部 |
| 西晉譯 | 35部 |
| 東晉譯及失譯 | 9 部 |
| **漢譯的初期大乘經** |  | 95部 |

### （二）附論

附帶要說到的，

#### 1、竺法護時代，後期大乘經已開始傳來了

一、竺法護所譯的，如《度世品經》，《等目菩薩所問經》，《如來興顯經》，都是大部《華嚴經》的一品。《大哀經》，《寶女所問經》，《寶髻經》，是《大集經》的一分。

在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[[96]](#footnote-96)中，引用了《大哀經》[[97]](#footnote-97)，《寶女經》，《如來興顯經》，以說明如來藏、佛性。

與竺法護同時的法炬，譯出了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[[98]](#footnote-98)，可見那個時代，後期大乘經已開始傳來了。

#### 2、費長房《歷代三寶紀》中對《大般泥洹經》的錯誤

二、支謙曾譯出《大般泥洹經》二卷，僧祐考訂為：「其支謙大般泥洹，與方等泥洹大同」[[99]](#footnote-99)；「方等泥洹經[竺法護釋法顯]：右一經，二人異出」[[100]](#footnote-100)。支謙的《大般泥洹》，是《方等泥洹經》的別譯，所以《歷代三寶紀》說：「此[[101]](#footnote-101)略大本序分，哀歎品為二卷，後三紙小異耳」[[102]](#footnote-102)，是不足信的！

#### 3、關於《大雲經》

三、曇無讖譯出的《大雲經》，說到：「如來常樂我淨」，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；「我涅槃後千二百年，南天竺地有大國王，名娑多婆呵那」；「如是眾生樂見比丘[[103]](#footnote-103)」[[104]](#footnote-104)：與龍樹的時代相當。龍樹論說到了《大雲經》，似乎早了一點，可能是後人附入龍樹論的。[[105]](#footnote-105)

#### 4、後期大乘經的興起時間

從後期大乘經的傳來，可推見（南方）後期大乘經的興起，約在西元230─250年頃。

【附錄一】初期大乘經傳譯中國的主要年代（色塊部分）

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秦** |  | 220 BCE  秦  206 BCE | |  |
| **漢** |  | 205 BCE  西漢  25 CE | |  |
|  | 9 CE  新（王莽）  23 CE | |  |
|  | 25 CE  東漢  220 CE | |  |
| **三國** | 220 CE  曹魏  266 CE | 221 CE  蜀漢  264 CE | | 222 CE  孫吳  280 CE |
| **晉朝** |  | 266 CE  西晉  316 CE | |  |
|  | 317 CE  東晉  420 CE | | 301 CE  十六國  460 CE |
| **南北朝** | 420 CE  南朝  （宋、齊、梁、陳）  589 CE | | 439 CE  北朝  （北魏、北齊、北周）  581 CE | |
| **隋** |  | |  | |
| **唐** |  | |  | |
| **五代十國** |  | |  | |
| **宋** |  | |  | |
| **元** |  | |  | |
| **明** |  | |  | |
| **清** |  | |  | |
| **民國** |  | |  | |

1. 印順法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13：

   傳說：自稱人類、世界的創造者──最高神（印度名為「梵天」），殷勤的請佛說法：眾生的確難以度脫，但也有利根而可能達成解脫的。釋尊這才到迦尸（Kasi）國的波羅奈（Vārāṇasī），今Benares，為五（位）比丘初轉法輪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83（大正27，917a17–b6）：

   如所說：「佛於婆羅痆斯仙人論處施鹿林中，為憍陣那等轉正法輪。」問：「何故名婆羅痆斯？」答：「此是河名，去其不遠造立王城，是故此城亦名婆羅痆斯。」問：「何故名仙人論處？」答：「若作是說：『諸佛定於此處轉法輪者。』彼說：『佛是最勝仙人，皆於此處初轉法輪，故名仙人論處。』」若作是說：『諸佛非定於此轉法輪者。』彼說：『應言：仙人住處，謂佛出世時有佛大仙及聖弟子仙眾所住，佛不出世時有獨覺仙所住，若無獨覺時有世俗五通仙住。以此處恒有諸仙已住、今住、當住，故名仙人住處。』」有說：「應言：『仙人墮處。』昔有五百仙人飛行空中，至此遇退因緣一時墮落。」問：「何故名施鹿林？」答：「恒有諸鹿遊止此林故名鹿林。昔有國王名梵達多，以此林施與群鹿故名施鹿林。如羯蘭鐸迦長者，於王舍城竹林園中穿一池以施羯蘭鐸迦鳥，令其遊戲，因名施羯蘭鐸迦池。此亦如是故名施鹿林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（原書，p. 23，註1）《深密解脫經》卷2（大正16，673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印順法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81：

   《解深密經》的三轉法輪：初轉是（聲聞）「佛法」；二轉與三轉，就是「大乘佛法」的初期與後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（1）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1（大正31，822a1–19）：「又復即於此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中，說如來業已，次說不清淨大毘琉璃摩尼寶喻。…。善男子！諸佛如來亦復如是。善知不淨諸眾生性，知已乃為說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。為驚怖彼樂世眾生，令厭世間入聲聞法中。而佛如來不以為足，勤未休息，次為說空、無相、無願，令彼眾生少解如來所說法輪。而佛如來不以為足，勤未休息，次復為說不退法輪，次說清淨波羅蜜行。謂不見三事，令眾生入如來境界。」

   （2）《大方等大集經》（2）〈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〉（大正13，21c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（原書，p. 23，註2）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3（大正13，21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印順法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 4：

   《大哀經》，8卷，晉元康元年（西元291），竺法護譯出，與北涼曇無讖（Dharmarakṣa）所譯的，《大方等大集經》的〈瓔珞品〉、〈陀羅尼自在王菩薩經〉，為同本異譯。專論如來藏法門的《寶性論》，就是依本經而造論的。在《大哀經》中，有無垢寶珠喻，及初說「無常苦空非身（我）」，「後乃達空、無相、（無）願」，「次得成於不退轉（法輪）」。這是三時教：初說聲聞教，次說空相應教，後說不退菩提法輪。《大哀經》的三時教，與《解深密經》的三時教說，第三時的意趣不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（原書，p. 23，註3）《大哀經》卷6（大正13，439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後漢：東漢。劉秀稱帝，建都洛陽。為別於前漢，史稱後漢（公元25–220年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印順法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7：

    支謙自吳大帝黃武初（222）至建興中（252–253），在吳譯經，頗得朝野信重。孫權拜為博士，並敕輔太子。謙譯《孛經抄》，有比丘參政之說，蓋即以自明其所行之當理者。謙承支讖之學，譯經三十餘部，重治《道行》、《首楞嚴》，於方等般若弘闡頗力，足為兩晉般若學之先導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印順法師著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p. 18–19：「鳩摩羅什，譯為童壽。父親是印度人，後移居龜茲國；母親是龜茲國的公主。母親生他不久，即出家做了比丘尼，什公也就出家。幼年，到北印的迦溼彌羅，修學聲聞三藏。回龜茲時，經過莎車國，遇到大乘學者須利耶蘇摩，於是回小向大。到得龜茲，已是英俊飽學的法師了。…。等到姚秦興起，國王姚興，信奉佛法，特派大兵攻西涼，這才迎什公到了長安。當時，佛教的優秀學者，都集中到長安，從什公稟受大乘佛法。什公一面翻譯，一面講學。所翻的大乘經論很多，如般若、法華、淨名、彌陀等經，智度、中、百、十二門等論，信實而能達意，文筆又優美雅馴，在翻譯界可說是第一流最成功的譯品。所以，什公的譯典，千百年來，受到國人的推崇，得到普遍的弘揚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印順法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82：「鳩摩羅什譯經，雖遲在西元五世紀初，但所譯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與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，是屬於西元三世紀初的論典。《論》中廣引大乘經，性質都是初期的，比西元三世紀後半，竺法護所譯的部分經典，反而要早些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佛典常有後人增廣的情形，以長阿含經為例。

    印順法師著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. 125：「漢譯的《長含‧世記經》，廣說這些，但巴利本缺。與此大同的《立世阿毘曇論》，屬於論典，說是「佛婆伽婆及阿羅漢說」（論卷一）。可見釋尊曾部分的引述俗說，由後人補充推演，組織完成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（原書，p. 37，註1）林屋友次郎《佛教及佛教史之研究》，pp. 291–300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印順法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82：「龍樹論所引大乘經，標舉經名的，共二十六部；沒有標出經名，而內容明確可見的，共八部；可能沒有譯成漢文的，有三部；還有泛舉經名的九部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（原書，p. 37，註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（大正25，756a27–29）：「摩訶衍甚多無量無限，如此中〈般若波羅蜜品〉，有二萬二千偈；〈大般若品〉，有十萬偈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 627–628：

    佛法是先有法門，經展轉傳授，然後編集出來；法門的傳授，是比經典的集出更早存在的。以「原始般若」來說，這是深徹的體悟──般若的悟入無生。這是開示悟入的教授，初學者是不容易信解持行的。在少數利根佛弟子的展轉傳授中，當時流行的菩薩思想中，被確認為菩薩的般若波羅蜜，不會再退轉（不退二乘）的法門。法門的傳授，是不限於一人的；經過多方面的傳授持行，到編集出來，那時可能已有大同小異的不同傳述，集出者有將之綜合為一部的必要。集出以後，有疑難的，附入些解說；有關的法義，也會增補進去：文段也就漸漸的增廣起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 593–594：

    古代有一傳說：「光讚有五百卷，此土零落，唯有十卷」。《光讚》五百卷說，可能是十萬頌《般若》的古老傳說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（原書，p. 37，註3）《大智度論》卷79（大正25，620a10–12）：「般若波羅蜜無量相故；名眾等言語章句、卷數有量，如《小品》、《放光》、《光讚》等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（原書，p. 37，註4）《大智度論》卷79（大正25，620a12）：「如《小品》、《放光》、《光讚》等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印順法師著，《永光集》，pp. 19–20：「《光讚般若經》，是晉太康七（西元286）年，竺法護在涼州譯出的；到晉太元元（西元376）年五月，才傳到襄陽，已是十卷的殘本。這是中本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（大正25，756a28–b4）：「〈般若波羅蜜品〉，有二萬二千偈；〈大般若品〉，有十萬偈；…。今此世人，壽命短促，識念力薄，〈小般若波羅蜜品〉尚不能讀，何況多者！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吉藏法師《金剛般若疏》卷1（大正33，86b1–2）：「舊云：光讚有五百卷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（1）（原書，p. 37，註5）《大智度論》卷73（大正25，576c25–28）：

    《不可思議解脫經》中說：「舍利弗、目連、須菩提等，雖在佛左右，以無菩薩根故，不見是大菩薩會及所有神通力，亦不聞佛說不可思議解脫。」

    （2）另參閱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（大正25，754b16–17）：「《佛說不可思議解脫經》，五百阿羅漢雖在佛邊而不聞，或時得聞而不能用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（1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 1005–1006：

   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四十卷，唐般若（Prajñā）譯，簡稱為「四十卷本」。這部經，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通稱，而內題〈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〉，實只是「唐譯本」的〈入法界品〉第三十九的異譯。

    （2）印順法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216：

    〈入法界品〉的主題，是善財（Sudhana）童子的發心，向南方參學。依〈入法界品〉說：文殊師利（Mañjuśrī）到南方來弘化，首先「至福城東，住莊嚴幢娑羅樹林中，往昔諸佛曾所止住教化眾生大塔廟處」（唐譯《華嚴經》卷六二）。文殊在此處說經，善財也就從福城中來，發心修學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（1）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7（大正10，695a2–7）：

    善財童子入普莊嚴園，周遍觀察；見伊舍那優婆夷，往詣其所，頂禮其足，遶無數匝，正立合掌，白言：「聖者！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，云何修菩薩道，我聞聖者善能誘誨諸菩薩眾，願為我說。」

    （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5（大正25，94b13–95b25）：「如《不可思議經》中，漚舍那優婆夷語須達那菩薩言：諸菩薩摩訶薩輩，不為度一人故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…我云何能盡知！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（原書，p. 37，註6）《大智度論》卷5（大正25，94b–95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（1）《大智度論》卷5〈1 序品〉（大正25，94b15–c20）：「不為度一人故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亦非為二、三乃至十人故，非百、非千、非萬、非十萬、非百萬，非一億十百千萬乃至億億。非為阿由他億眾生故發心，非那由他億，非阿耶陀眾生故，非頻婆羅，非歌歌羅，………，非漚波伽摩，非阿僧祇，非阿僧祇阿僧祇，非無量，非無量無量，非無邊，非無邊無邊，非無等，非無等無等，非無數，非無數無數，非不可計，非不可計不可計，非不可思議，非不可思議不可思議，非不可說，非不可說不可說。」

    （2）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45〈30 阿僧祇品〉（大正10，237b15–238b6）：「一百洛叉為一俱胝，俱胝俱胝為一阿庾多，阿庾多阿庾多為一那由他，那由他那由他為一頻婆羅，頻婆羅頻婆羅為一矜羯羅，………，青蓮華青蓮華為一鉢頭摩，鉢頭摩鉢頭摩為一僧祇，僧祇僧祇為一趣，趣趣為一至，至至為一阿僧祇，阿僧祇阿僧祇為一阿僧祇轉，阿僧祇轉阿僧祇轉為一無量，無量無量為一無量轉，無量轉無量轉為一無邊，無邊無邊為一無邊轉，無邊轉無邊轉為一無等，無等無等為一無等轉，無等轉無等轉為一不可數，不可數不可數為一不可數轉，不可數轉不可數轉為一不可稱，不可稱不可稱為一不可稱轉，不可稱轉不可稱轉為一不可思，不可思不可思為一不可思轉，不可思轉不可思轉為一不可量，不可量不可量為一不可量轉，不可量轉不可量轉為一不可說，不可說不可說為一不可說轉，不可說轉不可說轉為一不可說不可說，此又不可說不可說為一不可說不可說轉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（原書，p. 37，註7）：

    （1）《大智度論》卷49（大正25，411a27–b1）：「但菩薩地者，歡喜地、離垢地、有光地、增曜地、難勝地、現在地、深入地、不動地、善根地、法雲地。此地相，如《十地經》中廣說。」

    （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29（大正25，272a5–8）：「念本願故，亦十方佛來語言：汝念初發心時！又汝始得是一法門，如是有無量法門，汝未皆得，當還集諸功德！如《漸備經》七地中說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9〈26 十地品〉（大正10，209b25–26）：「佛子！此集一切種、一切智功德菩薩行法門品，若諸眾生不種善根不可得聞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1004：「六、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，五卷，西晉竺法護譯，與「唐譯本」的〈十地品〉第二十六相當。但在偈頌終了，多結讚流通一大段。七、《十住經》，四卷，姚秦鳩摩羅什Kumārajīva譯。八、《十地經》，九卷，唐尸羅達摩Śīladharma譯。《十住經》與《十地經》，都是《華嚴》〈十地品〉的異譯；末後沒有結讚流通，與〈十地品〉一致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（原書，p. 37，註8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（大正25，59a）。又卷10（大正25，127c–128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印順法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p. 247–248：

    在佛典中，確有一特殊之護法神而又恰巧為手執金剛杵者之密跡金剛力士，吾人當不能漠然視之。在律部及《大涅槃經》等，多敘及有童子盜聽說戒，為密跡金剛之所擊殺。凡外道不答佛陀之詢問時，密跡金剛以金剛杵臨其頭上，「若不速答，碎汝頭為七分」，此事為《阿含經》中所常見者。…。大乘之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（編入大寶積經），謂釋迦會上之密跡金剛，即誓願護持千兄正法之法意太子之後身。現夜叉身，執金剛杵，而實為大菩薩，此即發小乘密跡金剛之本地者。密跡金剛力士，在小乘經律中，似為夜叉群，觀祇洹之畫像可知。吾國守護山門之哼哈（表示喑嗚叱吒之威聲）二將，猶其遺意。然在密跡力士會中，則又似指金剛眾中之一。《智度論》謂「五百執金剛神，是力士金剛手所現」。總之，執金剛杵之夜叉眾，不必盡為護法者。法意後身之密跡力士，則常示現為夜叉群以護正法；其護正法之夜叉，亦多加入此護法團，似為大乘佛教之共義。佛世繪兩（多數）夜叉於山門，中國塑一執金剛於佛前，固無不合理者（唯塑哼哈二將又塑護法韋馱，不免重複，亦可謂二將係散眾，韋馱是主體也）。隋吉藏誤以密跡金剛為樓至佛化身，此說至宋猶存；後人謂韋馱係樓至佛者，則又因循此說而誤傳者。密跡金剛力士，本以護侍釋尊，守護正法為事；一轉而為密部之金剛薩埵──秘密主，即以護持傳承密宗大法之身分而出現。此中演化之跡，實歷然可見。中國之護法韋馱，現天將身，執金剛杵，為佛教之特殊護法神，與密跡金剛力士之神格，最為相合，此法雲之所以以護法韋馱為密跡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（原書，p. 37，註9）《大智度論》卷9（大正25，127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印順法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p. 217–218：「專明阿彌陀佛淨土的經典，漢譯的有三部。

    一、大本《阿彌陀經》，共存五種譯本，經考定為：1.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，二卷，（傳為吳支謙譯），後漢支婁迦讖譯。2.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，四卷，（傳為支婁迦讖譯，或作曹魏白延譯），吳支謙譯。這二部，是二十四願的古本。3.《無量壽經》，二卷，（傳為曹魏康僧鎧譯），晉竺法護譯。4.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的〈無量壽如來會〉，二卷，唐菩提流志譯。這二部，是四十八願本。《無量壽經》保存了「五大善」（五戒）及乞丐與國王的譬喻，可說是從二十四願到四十八願間的經本。5.《大乘無量壽莊嚴經》，三卷，趙宋法賢譯，是三十六願本。

    二、小本《阿彌陀經》，有兩種譯本：1.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一卷，姚秦鳩摩羅什譯。2.《稱讚淨土佛攝受經》，一卷，唐玄奘譯。小本雖不說阿彌陀佛的本願，也沒有說到三輩（九品）往生，然敘述極樂國土的依正莊嚴，而勸人念佛往生，簡要而容易持誦，所以最為流通。

    三、《佛說觀無量壽經》，一卷，宋畺良耶舍譯。立十六觀，九品往生，是屬於觀相念佛的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10）《大智度論》卷28（大正25，266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11）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17（大正26，118c）。又卷16（大正26，110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《寶頂經》異譯本如下：

    |  |  |  |  |
   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    |  | **譯者** | **經名** | **經號** |
    | 1 | 支婁迦讖譯（179 CE） | 《佛遺日摩尼寶經》一卷 | T 350 |
    | 2 | 晉失譯（265–420 CE） | 《佛說摩訶衍寶嚴經》一卷（一名〈大迦葉品〉） | T 351 |
    | 3 | 秦失譯（年代不明） | 《寶積經》〈普明菩薩會〉一卷 | T 310 |
    | 4 | 趙宋施護譯（986 CE） | 《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》五卷 | T 352 |
    | 5 | 劉宋沮渠京聲（ca. 464 CE） | 《迦葉禁戒經》一卷 | T 1469 |
    | 6 | 梁曼陀羅仙、僧伽婆羅 | 《大乘寶雲經》〈寶積品〉 | T 659 |

   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1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27（大正25，257b）。又卷53（大正25，442a）。又卷20（大正25，211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13）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16（大正26，109c12–13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14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0（大正25，134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15）《大智度論》卷9（大正25，122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16）《大智度論》卷29（大正25，267a）。又卷33（大正25，306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17）《大智度論》卷7（大正25，109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18）《大智度論》卷81（大正25，631a）。又卷20（大正25，211b）。又卷22（大正25，227b）。又卷28（大正25，267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19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0（大正25，128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20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0（大正25，129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21）《大智度論》卷32（大正25，302b–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2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38（大正25，340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23）《大智度論》卷29（大正25，271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24）《大智度論》卷6（大正25，101c–102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1)
52. （原書，p. 38，註25）《大智度論》卷5（大正25，101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2)
53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26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（大正25，756b）。又卷51（大正25，424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3)
54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27）《大智度論》卷39（大正25，344a）。又卷4（大正25，92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4)
55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28）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2（大正26，28a）。又卷15（大正26，102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5)
56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29）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5（大正26，41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6)
57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30）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6（大正26，47b）。又卷5（大正26，45b–c）。又卷5（大正26，46a）。又卷5（大正26，46b–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7)
58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31）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6（大正26，48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8)
59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3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（大正25，756b）。又卷46（大正25，394b）。又卷33（大正25，308a）。又卷38（大正25，342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9)
60. 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〈第九章 第二節〉「第五項、佛本起經」，pp. 578–58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0)
61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33）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7、8（大正26，57b–63a）。又卷16（大正26，111b–115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1)
62. 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576：

    安玄（西元168–188）所譯的《法鏡經》中，已說到《三品經》，可見西元二世紀初，《三品經》──「三聚法門」已經成立了。這是大乘法中，最通俗最一般的行法，許多大乘經都說到這樣的行法。但說到原始的、先行的大乘，那是禮拜十方諸佛的「懺悔（滅業障）法門」。這一部分，比《阿彌陀佛經》等都要早些，約與《道智大經》的時代相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2)
63. （1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 1045–1046：「

    這部經，在現實的部派佛教中，傾向於理想的菩薩佛教。如菩薩在家的，受三歸、五戒、八戒。深厭家庭生活的穢惡，愛慕出家生活；對家庭、妻兒的穢惡，說得非常的強調。當時的寺院，是傳統的比丘僧。在家菩薩對出家比丘，恭敬供養，甚至割肉來治他的病。對不如法比丘，也尊重僧相（袈娑），不說他的罪過。在出家比丘中，有少數出家菩薩共住，出家菩薩也是受大戒的。這些，是當時佛教的事實。但法門的精神，是傾向於菩薩乘的。如說歸依聲聞、辟支佛，又說歸依不退轉菩薩，不歸依聲聞。經上說：「居家者，謂為居于一切眾勞[煩惱]，為居眾惡之念，為居眾惡之行，不化不自守，下愚凡人者為共居，與不諦人集會，是故謂為家也。」從在家的穢惡，說到身心的穢惡。如阿蘭若行，不只是住在空閑，而重在空無我的實踐。這都與佛法重實義的精神相合。

    （2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1052：

    〈淨行品〉與〈郁伽長者會〉，表示了大乘（部分）的早期情形。〈淨行品〉，在寺院中出家、受戒，過著（部派佛教）寺院比丘的一般生活，而念念為眾生而立願。〈郁伽長者會〉，也在寺院中出家、受戒，而常在阿蘭若處修行。有時短期回寺院來，從和上、阿闍黎受經問法。都厭患家庭生活而傾向出家，大乘佛教在一般寺院中發展出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3)
64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34）《大智度論》卷6（大正25，107a–108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4)
65. 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901：「《諸法無行經》，二卷，姚秦鳩摩羅什譯。異譯有《諸法本無經》，三卷，隋闍那崛多譯。這兩部譯本，大義相符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65)
66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35）《大智度論》卷38（大正25，342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6)
67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36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0（大正25，135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7)
68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37）《大智度論》卷79（大正25，516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8)
69. （原書，p. 39，註38）《大智度論》卷50（大正25，418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9)
70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39）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15（大正26，102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0)
71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40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9（大正25，203b–204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1)
72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41） 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7（大正26，53c–54a）。又卷16 （大正26，114a–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2)
73. 龍樹論所說的《淨德經》迨為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。部分比對如下：

    （1）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卷2（大正12，a13–b21）：

    爾時，佛告淨威力士：「善男子！云何菩薩摩訶薩淨戒莊嚴？謂戒淨無缺、不捨學戒，愍於毀禁、極敬持戒，淨身三業、淨口四過、淨意三業，自成十善、教他十善，…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為集此戒，乃至失命終不毀犯，不為王位護持禁戒，不為生天、不為帝釋、不為梵王護持禁戒，不為封邑、不為自在、不為妙色護持禁戒，不為端正、不為名稱、不為讚歎、不為利養、不為恭敬、不為活命、不為飲食、不為臥具、不為病藥護持禁戒，不為眼色、不為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心法護持禁戒，不依倚色、不依受、想、行、識護持禁戒，不依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護持禁戒，不畏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不為救護護持禁戒，不畏人道貧窮困苦護持禁戒，不畏天道貧窮苦故護持禁戒，不畏天、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緊那羅、迦樓羅、摩睺羅中貧苦惱故護持禁戒。

    為佛種故護持禁戒，為住聽法如聞而行護持禁戒，為僧種故護持禁戒，為欲出過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悲、苦惱故護持禁戒，為欲解脫諸眾生故護持禁戒，為安樂利益諸眾生故護持禁戒，欲住佛法故護持禁戒，欲轉法輪故護持禁戒，為集聖種故護持禁戒，為不斷佛法僧種故護持禁戒，為妙神通故護持禁戒，為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故護持禁戒，為神足變化應現無方護持禁戒。如是持戒，不毀、不缺、不穿、堅實、無所作為、具足成就、精妙無染、清淨香潔、智者所讚、諸佛所歎，如法修行堅固真實。

    （2）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17（大正26，119b5–28）：

    佛為淨德力士說。善男子。菩薩尸羅者。乃至失命因緣猶不破戒。不期為國王故持戒。不期生天故持戒。不期為釋提桓因不為梵天王不為富樂自在力故持戒不為名聞稱讚故。不為利養故持戒。不為壽命故。不為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醫藥、資生物故持戒。〔不依生等法者。不為生天人持戒。不自依持戒。不依他持戒。不依今世持戒。不依後世持戒。〕不依色不依受想行識，不依眼不依入不依耳鼻舌身意故持戒。不依欲界色界無色界故持戒。不為得脫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惡道故持戒。不為畏天中貧故持戒。不為畏人中貧故持戒。不為畏夜叉貧故持戒。…

    三寶久住者。為不斷佛種故持戒，為轉法輪故持戒，為攝聖眾故持戒，為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悲、苦惱故持戒，為度一切眾生故持戒，為令一切眾生得安樂故持戒，為令眾生到安樂處故持戒，為修禪定故持戒，為智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故持戒。是事如《淨德經》中廣說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3)
74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42）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17（大正26，119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4)
75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43）《大智度論》卷3（大正25，79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5)
76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44）《大智度論》卷33（大正25，308a）。又卷46（大正25，394b）。又卷100（大正25，756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6)
77. 印順法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83：「曇無讖（Dharmarakṣa）所譯《大雲經》，不知是否十萬偈《大雲經》的一分？」 [↑](#footnote-ref-77)
78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45）《大智度論》卷33（大正25，308a）。又卷46（大正25，394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8)
79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46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（大正25，756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9)
80. 印順法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83：

    《彌勒問經》，可能與《大寶積經》的「四一會」或「四二會」相當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0)
81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47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（大正25，756b）。又卷46（大正25，394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1)
82. 印順法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83：「《方便經》，《阿修羅問經》，《斷一切眾生疑經》，內容不明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82)
83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48）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1（大正26，25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3)
84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49）以下經名有「佛說」的，一概省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4)
85. 印順法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p. 217–218：「大本《阿彌陀經》，共存五種譯本，經考定為：1. 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，二卷，（傳為吳支謙譯），後漢支婁迦讖Lokakṣema譯。2. 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，四卷，（傳為支婁迦讖譯，或作曹魏白延譯），吳支謙譯。這二部，是二十四願的古本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85)
86. （1）《歷代三寶紀》卷5（大正49，57b10–11）：「《慧印經》一卷(一名《慧印三昧經》，一云《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》，一云《寶田慧印三昧經》，與《如來智印經》同本異出。見竺道祖吳錄及三藏記)。」

    （2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897：「《慧印三昧經》一卷，吳支謙譯。異譯《如來智印經》，一卷，宋失譯。《大乘智印經》，五卷，趙宋智吉祥等譯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86)
87. 東晉十六國時期，國名為「秦」有三：

    （1）公元352年氐族貴族苻健稱帝，國號秦，建都長安，史稱前秦。（西元351―394年）

    （2）公元386年，羌族貴族姚萇稱帝，亦國號秦，建都長安，史稱後秦。（西元384―431年）

    （3）公元385年鮮卑貴族乞伏國人稱大單于，其弟乾歸稱河南王，又改稱秦王，都苑川（今甘肅榆中北），史稱西秦。（西元385―431年）

    ※十六國：[成漢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成漢)、[前趙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前趙)、[後趙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後趙)、[前涼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前涼)、[前燕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前燕)、[前秦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前秦)、[後燕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後燕)、[後秦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後秦)、[西秦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西秦)、[後涼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後涼)、[南涼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南涼)、[西涼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西涼)、[北涼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北涼)、[南燕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南燕)、[北燕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北燕)、[胡夏](http://authority.ddbc.edu.tw/time/search.php?chk=nextLevel&julianSwitch=on&dpk=胡夏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7)
88. 鳩摩羅什所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8)
89. 鳩摩羅什譯《自在王菩薩經》卷2：「自在王菩薩經」(大正13，930a26) [↑](#footnote-ref-89)
90. （1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 1004–1005：

    《羅摩伽經》，三卷，西秦聖堅譯。經初，是「唐譯本」的〈入法界品〉的序起部分。從「爾時，善財童子從東方界，求善知識」以下，所參訪的善知識，與「唐譯本」從無上勝長者，到普救眾生妙德夜神部分相合；這是〈入法界品〉部分的古譯。題作《羅摩伽經》，不知是什麼意義！近代雖有所推測，也沒有滿意的解說。「羅摩伽」，經中也作「毘羅摩伽」，都是形容「法門」──「解脫」、「三昧」的。還有，善知識婆沙婆陀，喜目觀察眾生夜天，都說有咒語，這是「晉譯本」、「唐譯本」所沒有的。

    （2）《翻梵語》卷2（大正54，993a15）：「羅摩伽三昧法門(譯曰羅摩伽者遊戱也)」；卷8（大正54，1037b8）：「羅摩伽國(譯曰戲行)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90)
91. 印順導師說龍樹論引用的大乘經，有的舉出了經名，也說到了內容，但還沒有查出，與漢譯的那部經相同，或是沒有傳譯過來有三部經：35.《決定王大乘經》，36.《淨德經》，37.《富樓那彌帝隸耶尼子經》。其中《淨德經》應該就是鳩摩羅什所譯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。三部經剩下二部經還沒有查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1)
92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50）本經現編入《大方等大集經》第十三分，或誤作「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92)
93. 《華嚴經》〈淨行品〉的古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3)
94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51）支謙譯本已佚失。竺法護譯有《須賴經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4)
95. （原書，p. 40，註52）《出三藏記集》卷2：「三品修行經一卷（安公云：近人合大修行經）。」即現在《修行道地經》的後三品──〈弟子（三品修行）品〉、〈緣覺品〉、〈菩薩品〉，是論體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5)
96. （1）印順法師著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 343：「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是以三寶的寶性為主，這寶性亦即通常所說的一體三寶與常住三寶。」

    （2）印順法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一冊》，p. 175：「藏傳的《大乘最上要義論》（西藏所傳彌勒所造的五論之一），就是漢譯的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（本頌），但漢譯所傳，是堅慧所造的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96)
97. 印順法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 106：「曇無讖（Dharmarakṣa）所譯《大集經》的〈序品〉、〈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〉，竺法護（Dharmarakṣa）所譯的，名《大哀經》。這是《寶性論》所依的本經，在古人的心目中，這至少是與如來藏說有密切關係的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97)
98. （原書，p. 41，註53）《出三藏記集》卷2（大正55，9b–10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8)
99.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2（大正55，14a5–10）：「般泥洹經(支讖出胡般泥洹經一卷，支謙出大般泥洹經二卷，竺法護出方等泥洹經二卷，曇摩讖出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，釋法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、方等泥洹經二卷，釋智猛出泥洹經二十卷，求那跋陀羅出泥洹經一卷)。

    右一經，七人異出。其支謙大般泥洹，與方等泥洹大同。曇摩讖涅槃，與法顯泥洹大同。其餘三部並闕，未詳同異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99)
100. （原書，p. 41，註54）《出三藏記集》卷2（大正55，15a24–25）：「方等泥洹經(竺法護、釋法顯)。右一經，二人異出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00)
101. 指《大般泥洹經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1)
102. （原書，p. 41，註55）《歷代三寶紀》卷5（大正49，57a24–25）：「大般泥洹經二卷(此略大本序分，哀歎品為二卷，後三紙小異耳。…)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2)
103. 印順法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〈從一切世間樂見比丘說到真常論〉，pp. 271–28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3)
104. （原書，p. 41，註56）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1 （大正12，1081a、1082c）。又卷5（大正12，1099c–1100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4)
105. （1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24：「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，傳說可以譯成一千卷。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，只譯出十地中的前二地，就有十七卷。這樣的大部，可能多少有後人的補充。」

     （2）印順法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 148–149：「提婆的弟子羅睺羅跋陀羅（Rāhulabhadra），曾在中、南印弘法。西藏所傳，羅睺羅跋陀羅著有《讚法華經偈》，《讚般若偈》。真諦傳說：羅睺羅跋陀羅有《中論註》。據吉藏《中觀論疏》說：「羅睺羅法師，是龍樹同時人。釋八不，乃作常樂我淨明之」。以八不緣起來解說大涅槃四德，與《大般涅槃經》續譯的「師子吼菩薩品」，以八不緣起為「正因佛性」，同一學風。這顯然是中觀學者，面對後期大乘經而加以會通了。《智度論》引用他的《讚般若偈》，可能是後人所附入的。龍樹，提婆，羅睺羅跋陀羅，三人有先後的師資關係，為漢、藏一致的傳說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5)